

從臺灣外師任教新加坡經驗 談英語教學的挑戰與教師賦能

邱勻亭

新加坡聖安東尼女子中學美術教師

謝宗順

泰國格樂大學教師

陳世銘

泰國格樂大學教師

一、前言

為落實推動雙語教育政策，培育雙語教育師資，教育部於 2018 年 11 月函頒「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實施計畫」，期能以教師在職進修及師資職前培育等策略，全面提升教師英語教學能力（教育部，2019）。該計畫自 2019 年至 2030 年分為短、中、長期三個期程實施，其預期目標為：「（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英文科教師以全英語教授英文課，包括以英語教授學科內容及課室語言。（二）國民小學教師及中等學校非英語科教師具有以英文教授非英文科之其他領域學科之能力」（教育部，2018）。發展雙語教育作為教育部重要政策之一，在教育理論及教育實務層面都引發了許多學者及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討論。本文集中焦點於非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實施全英語教學會遇到的困難與挑戰上，並以筆者之一的邱勻亭從臺灣赴新加坡任教的經驗探討教師進行全英語教學的自我賦能。

二、新加坡政府面向全球延攬外師

所謂「外師」為在新加坡任教的非新加坡籍老師，在通過相關的考試項目，成為當地政府學校的正式老師。有別於大部分臺灣人挾其中文之優勢，進到當地中小學成為中文老師，筆者並非教授中文科目，而是以主流官方語言-英文為其媒介，在政府中學教授視覺藝術。2010 年，在政府的政策主導下，新加坡視體育、視覺藝術、及音樂為重點發展科目，以提升學生體能，創造力與表達力，並形塑其個人、文化及社會的認同，政府積極至世界各地網羅相關領域的專業教師，並於 2011 年成立新加坡體育（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Teacher Academy）及藝術教育學院（Singapore Teachers' Academy for the aRts），統籌相關領域教師的專業發展與培訓（MOE, 2016）。

2010 年新加坡教育部督學及學校校長一行人來到筆者就讀的大學進行面試，第一階段的面試需繳交相關書面資料及全英文筆試及面試，第二階段則為電話口試，通過後則必須完成實習及教師資格檢定的資格，以及雅思 7 或托福 100 的基本門檻。正式錄取後，新加坡政府則會分發老師至不同學校，並安排接下來的機票住宿，每一位外師也有一位專門的導師來負責接待。同團抵新的外籍教師中，除了熟悉的少數幾位亞洲面孔，其餘以英美澳紐籍居多，也有印度籍的，教授科

目除了音樂、美術、體育外，也有歷史，通識寫作（General Paper），地理等科目。年齡層從大學畢業到三、四十歲都有，教授年級從中學至高中，也有的是專門做教師培訓的。

三、新加坡中學課堂上的英語教學實務：挑戰與賦能

（一）第一語言的挑戰

大部份國家的第一語言及為其母語，不存在學習上掙扎於兩種語言的困難處境，而以英文作為第一語言的新加坡，母語通常為第二種不同的語言，除了母語課外，其他科目課程內容皆由英文編寫而成，教師上課也以英文主要媒介，雖然有些老師本身華文程度不錯，平常除了上課之外，也喜歡以華文跟華族朋友溝通，但是由於是接受英語教育的緣故，讀寫能力的本能還是以英文為主。而我身為一位臺灣外師，聽說讀寫能力習慣都是以母語為主，母語就是我的第一語言，我習慣看中文書，看中文新聞，以中文寫筆記，從小學習的各種學術上專業詞彙也都是中文翻譯。雖然英文一直是我努力精進的能力，也順利通過來新加坡工作的英文檢測，要把這個對我來說第二語言的英文提升到母語境界還是有其困難度，以下將我所面臨的全英語教學挑戰歸納為三點：

1. 英語課還是雙語課

我的課堂並非雙語，而是全英語，所有的名詞解釋都需要以英文解釋，即興發揮，與學生閒聊也全部都是英文。各種名詞解釋，課程內容的編排都可以事先準備，但根據學生反應即興發揮與回應就需要一定的功力了。首先，學生的回應可能跟他日常生活接觸的各式訊息相關，可能是他們從小看的故事書，喜歡的電影人物，最近新聞的熱門話題，甚至是有關本土新加坡的風土民情，若我平常還是習慣以中文接收新知的話，學生可能提到我也許連聽都沒聽過的名詞，我就無法適時的回應。最近發生的一個例子就是世界喬治弗洛伊德被美國警方槍殺的種族歧視議題，若我是習慣看中文新聞的人，接觸到的名詞就會是翻譯過來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或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或是這位事件中的主角黑人男子如何被誤解及被警察不合理對待的過程，中文敘述和英文敘述用法是有差別的，而課堂上剛好提到種族歧視的議題，就有學生就說了這個名詞 Black lives matters，但闡述不清，其他學生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而我就扮演了將這個事件加以闡述的角色，解釋的清楚與否也跟我平時累積的英文閱讀量相關。

2. 口音重要嗎？

記得剛開始在新加坡教書的時候，最常聽到學生問的第一句話就是：Teacher, are you from Hong Kong or Taiwan? 一開始聽到時，有些許覺得被冒犯，但後來發現，其實不管我口音如何，我的教學目標也都可以如期達成，學生能按照我的指示完成指定作業，也得到不錯的成績。加上，我也發現新加坡的口音也是非常多元，有很正統的英式口音，也有印度口音，馬來口音，偏美式口音但又可以聽出來非道地美國人，但是不管是什麼口音，都不影響教師的表達及學生的接受能力。生長在多元種族的國家，這邊的學生有極高的包容度，也早已習慣各式不同的口音，他們可以看美式口音的 CNN，也可以看英式口音的 BBC，當然也可以看帶點星式口音的 CNA（China News Asia），而他們從小接觸的老師也來自世界各地，所以對於有沒有口音這件事情，早就習以為常。因此，漸漸的，我就會在一開始自我介紹我來自臺灣，也讓學生知道若因為口音上導致說明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出來讓我知道，但其實都沒有學生對我課程的傳達有疑義，他們只是對臺灣來的老師感到新奇罷了。

3. 多元民族與文化調適

身為教師，點名是最習以為常的事情，但在這個多元種族的國家，點名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光是華族，姓氏的發音就跟中文的發音大不相同，Teo 是張，Tan 是陳，Chia 是謝等等，都是由方言發展出的拼音，幸好我的祖籍來自福建，有閩南話的基礎，稍微猜一下還可以，但若是馬來人或是印度人可就沒這麼容易了，這兩種族群的名字都很長。以馬來人為例，大部分的名字分成兩部分，前面為主要名字，後面則為父親名字，有的還會加上先知名字，Mohammed Hisyam bin Ariffin 就是一個例子，學生的真正名字是 Hisyam, Mohammaed 是先知穆罕默德，而後面 Ariffin 則為父親的名字，中間的 Bin 則譯為某某人的兒子。印度人的名字也使用本名-父名的結構，Kumaraswamy KAUR D/O CHARANJEET SINGH 裡的真正本名是 Kumaraswamy KAUR, D/O 則譯為某某人的女兒，所以後面的 CHARANJEET SINGH 為父親的名字。即使知道名字的結構，如何發音也是一個挑戰，所以通常我都會請學生發音給我聽，我再記下來，又或者他們有平常常用的縮寫，也是我記名字的好方式。

(二) 全英語教學與自我賦能

1. 課程準備

臺灣老師在專業上的訓練是紮實的，但要如何在既有的專業知識上做語言的轉換則需要加以練習。剛到新加坡時，即使我有通過國際英語認證，我的專業是視覺藝術，很多專業上的詞彙我都是以中文的模式來認知的，比如美的形式原理，各種藝術流派，各式創作媒材，因此，我花費大量的時間查找重要詞彙中英翻譯，

並練習正確的發音，有些發音甚至不是英文，尤其是西方美術史的藝術家，有許多來自法國、義大利、德國等歐系國家，因此更加需要花時間查找最正確的發音並反覆練習。這只是初步的單詞轉換而已，進一步，為了能流暢的以英文句子解釋各種單詞，以前習慣瀏覽中文網站的我開始改變自己吸收新知的管道，訓練自己從中文的接收模式轉為英文，這包括備課時瀏覽英文網站，習慣英文的解釋方法，尤其是在講解美術實作的過程，更要用精準的動詞，絕對不行直接將中文直接翻譯，並且不斷且刻意的練習以英文的思考模式來講解；選擇書日時，可以的話也盡量尋找原文書籍；多閱讀與參考網路上豐富的英文教案資源對自己寫英文教案也很有幫助。更進一步的是，融入近期的各種發燒議題，並在課堂上適時的提出來討論。新加坡主要新聞英文媒體為海峽時報（Strait Times）、亞洲新聞臺（China News Asia），華文媒體則為聯合早報，此外也有各種小報，除了平面媒體外，各種社交平臺才是學生接收新知的主要管道，我除了掌握本地媒體的重大新聞事項外，也會多留意 IG、快拍（snapchat）、推特等流行社交平臺上的資訊，熟習青少年文化並加以應用。

2. 課堂互動

剛開始進行全英語教學的我，戰戰兢兢，準備豐富完整的簡報，想好每個橋段的連結，事先演練無數次講解的方式，深怕課堂中突然口吃或者忘記單字，幾乎沒有時間問學生的意見，完全是教師為中心主導。漸漸的，我發現學生太安靜，除了從學生的作業評量來得知他們吸收程度的多少，上課時他們到底又沒有專心聽講或者是否有聽沒有懂，我開始在簡報中抓出幾個重要關鍵學習內容，在課堂上以提問的方式開場，學生的回應也讓我了解他們的先備知識。除此之外，我也將課程統整，改變直述的講課方式，利用大量的實例讓學生進行比較與分析，再從學生的回應中導入正題，這樣一來，學生不是被動式的吸收，而是分析與歸納後的主動式學習。當我與學生的互動越來越頻繁時，更進階就是自然而然的融入當地英文的特殊用法。雖然新加坡的第一語言是英文，但其華人為主的社會，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也因此發展出不少當地才有的用法，包括各式英文簡寫、方言音譯英文、帶有華語口音的星式英文口音等等，在當地生活時間與經驗的累積下，也就更加的人境隨俗，融入這些用語在日常生活中，更能貼近新加坡人的生活，與學生的互動也自然更融洽。

3. 心理調適

首先，我並非土生土長的外籍華人，母語及第一語言皆為中文的我，雖然在成長的階段裡，在英語這門科目上積極的耕耘過，在面對英文為母語的西方人士時，也常有技不如人的自我貶低之感，似乎覺得只有操著最正統的英美口音，讓別人聽不出來自己是非母語人士才是英文夠有水準。漸漸的，在新加坡，我有了不同的見解。長期以來，新加坡吸納世界各地人才至當地工作，其多種族與文

化也孕育了這邊開放包容的態度，這邊的家長與學生也都習慣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師，每個教師或許以英文為母語，但口音卻都不盡相同，即使是當地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歐亞人口音也盡不一樣，因此，大家對於世界各地來的老師包容度也高，只要教學質量好，基本上工作上沒有太大的問題。除此之外，原本以為請教別人英文上的相關問題是件丟臉的事情，因為這樣顯示自己英文不夠好，但是，進到一個全英文的工作環境中，我發覺這不但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不僅挺常見，還顯得你更加積極正向，精益求精，甚至在學習的過程，也發現即使母語人士其實也不一定都使用最精確的英文。

語言的程度分級，在各種英文檢定測驗上就有明確的規範，從懂（familiar）、通（conversant）以致流利（fluent），大概就跟全民英檢的中級至中高級程度吻合，再往上則有雙語（Bilingual）及最高的母語人士（Mother tongue），而在新加坡，雖然人民的第一語言皆為英文，但大部分英文教師的英文程度又比跟其他學科的教師來的更好，這不僅反映在口說更反映在寫作上，寫出文筆流暢，修辭優美且文情並茂的文章也非人人皆有的能力，這也就說明為何學校期刊的編輯、學生司儀的訓練、推薦信的校稿工作大部分也是由英文老師擔綱，請英文老師協助有關英文的各種問題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因此，在全英教學這條路上，我也常常請教學校英文老師，以其能更精確的在工作上使用這個語言。

上課時，即使已經在英語教學上耕耘十年，有時候神來一筆，突然想到一些中文實例，以前的我，可能會選擇不講，覺得不懂得英文的解釋時，講了反而丟臉或者學生也聽不懂。但漸漸的，師生關係愈漸融洽時，我反而會問班上學生，有誰知道如何翻譯某某中文詞彙的，老師突然間想到，不知道如何解釋，有時候班上剛好也有雙語皆很好的學生，知道的就會幫忙跟同學解釋，但有時候中文好的人，也不一定懂得這個詞彙的英文翻譯，這時也沒有關係，我就會用 Google 直接查詢，並投影給學生看。這樣一來，學生也不會失去學習的機會，比起因語言的限制而失去補充內容的契機，透過科技的協助而加深加廣學習的內容，更能提供學生豐富的學習經驗。

（三）自身經驗談雙語人才的培育

1. 抓住機會

筆者 20 年前就讀小學時，學校就有在推行英語課，並舉辦英文朗讀、寫作比賽，全國各地也有不少鼓勵英語夏令營，時過境遷，整個社會對英語的重視更是只增無減，不僅英語成為必修，雙語幼稚園、坊間的英語補習班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還有許多學校以打著雙語班的口號招生，即使有些人覺得這些都是額外的花費，甚至加深貧富的差距，但是其實也有很多免費的資源，像是各大圖書館免費的外文資源，筆者大學也有免費英語聊天室，網路上也很多免費的英語學

習資源，甚至曾經流行一時的國外打工旅遊都是一些很好學習英文卻又不花大錢的機會。因此若有心要學會另一種語言，抓住各種學習的機會才是上上之策。學習語言也不一定要留洋海外，甚至有許多海歸學生也不一定能流利地使用英文至第一語言的程度。而臺灣的雙語教育若是定義在所有教師及學生都能從懂（familiar）開始，慢慢地到通（conversant），不害怕英文，並能開放的以英文接受新知的程度，抓住這個雙語教育的契機，增進自己的英文能力，提升自己也造福社會，就已是臺灣雙語教育教育的一大進程。

2. 不僅有興趣，為何而學

即使是興趣，也需要時間的培養與紀律的配合，才可以精益求精。學習一個平常不會用到的語言，光靠興趣也不夠，強烈的動機更是不可少。筆者小時候的夢想其實適當翻譯官或外交官，除了對英文有興趣外，也因為這個夢想讓我更積極的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就學時期也期待未來工作能多少用到第二語言的能力，這樣小小的動機也讓我學習英文不只是抱著興趣的態度，而是當作一個未來可能求生的技能之一，這也能夠不斷地督促我不斷且刻意的練習。而語言本來就是一個練習的過程，越長時間的使用它，就越能夠自如的掌握。

3. 從敢說開始並時常修正

萬事起頭難，害怕說錯而不敢說，害怕丟臉而不願意嘗試，就永遠沒有起步的那一天。記得在新加坡念碩士班的時候，很多教授都是來自中國的獎學金得主，不少是一路從碩士班唸到博士班最後留在新加坡任教的人，他們沒有所謂主流的英美口音，但每個人講英文都像是第一語言的使用者，文詞流暢，溝通無礙，一聽就知道是不同的口音，但一點都不影響上課的品質，我相信這一路將第二語言提升到第一語言的使用程度必是經過各種困難與挑戰的。臺灣的雙語教育並不是要將英文提升為第一語言，所以若大家都先敢開口說，以開放的態度來學習，不抱偏見，慢慢的建立切換第二語言的習慣，更重要的是有專業人士的指導，時常檢討改進，千萬不能馬虎使用，因為教育是傳承國家大業的重要事業，若是傳達錯誤可就誤人子弟。筆者在學習英文的這條路上，也是承蒙許多恩師的指導，才能夠精益求精，即使在全英教學的十年間，也有學生或老師當場糾正發音的經驗，雖然聽起來很尷尬，但想來這畢竟就不是我們的第一語言，把這些經驗轉化成學習的機會，更能進一步提升自己不是嗎？

四、結語：臺灣雙語教育的省思

早期新加坡剛獨立之時，學校還有華校英校之分，後來因應英文列為國家第一語言的政策，許多華校的老師被迫在一夕間轉成以英語教書，也有人因為無法適應而選擇離開教職，這也是李光耀先生在其〈雙語教育-我一生的挑戰〉裡的遺

憾，思其政策的制定源於其國家歷史背景，獨立後的新加坡在國際上孤立無援，自然資源貧脊，且國家種族複雜，以英文為第一通用語言不僅能快速的統合多元民族並能加速與世界的連結，進而促進未來的經濟發展，因此政策制訂上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與考量。

臺灣在推行雙語教育的同時，需先釐清到底英文與中文，孰輕孰重。當老師與學生皆非英語母語人士時，比起為了雙語教育的口號而不當使用英文甚或加重學生或老師的壓力，課程清楚的傳達與接收才是最重要的。在新加坡，很明顯的，英語還是其第一語言，雖然日常生活的溝通使用雙語甚至多語對新加坡人來說一點都不難，但真正能流利地用兩種語言教書的人還是少之又少。而在臺灣，基本上每一位老師學生都是從小接受中文教育，習慣以中文接收新知、思辨與溝通，因此在推動雙語教育時，更要清楚英文在課堂上的定位，是要教師像使用第一語言一樣的程度，還是只是在讓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幾個重要的專業詞彙，懂得以英文查詢與接收新知，並增進國際文化的包容與理解即可。教育部對於雙語教育的定義、實施雙語教育目標的設定等，都會直接影響教師的自我定位與教學準備，以及第一線雙語教育現場的景象。重大政策改革的推行過程通常都會面臨困難與挑戰，但如能清楚定義與明確目標，加上具可操作性的配套措施，教師就較能因應調整與自我賦能，如此臺灣雙語教育的美好願景才能逐步落實，雙語人才的培育就能開花結果。

參考文獻

- 教育部（2018）。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取自 <https://reurl.cc/gzrNbp>
- 教育部（2019）。教育部啟動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 培育學科英語教學專業師資。取自 <https://reurl.cc/WkX285>
-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6). *Enhancing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Art and Music*. Retrieved from <https://reurl.cc/NpZ72q>

